

奇观妙景的新世界 ——程然的个展《热血、温血、冷血》

文：丁达韦 (David Spalding)

“没有哪位哲学家能像犬马一般深刻地理解我们，”赫尔曼·梅尔维尔在小说《雷德伯恩：初游记》(1849年)中写道，“它们一眼就能把我们看透。”程然在麦勒画廊的展览《热血、温血、冷血》呈现给我们的正是这种“透视”的微妙可能性。这是一种用眼睛感知隐藏在所见背后的欲望，既迷惑我们又持久存在着。

在学生时代，沉浸在达·芬奇绘画世界中的程然(1981年生于中国内蒙古，生活和工作在中国杭州)就爱上了绘画。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后，他为艺术家杨福东做了5年的助手，后者的五部分黑白影像作品《竹林七贤》享誉艺术界，程然也在这部电影中扮演了角色。作为艺术家，他自己的录像作品多为具有影院效果的多屏录像装置，创作中不时地以西方经典文本为出发点。这些作品并非乖顺地引用，而是通过与引用文本进行诗意的对话而确立自身。他参照过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完成于2008年的作品《成吉思汗去远征》，采用早期飞机飞行试验的图像暗示曾经的探险和远征年代)、《少年维特的烦恼》(与歌德小说同名的四声道录像作品，完成于2009年，作品中各式反光的迪斯科球和旋转的彩灯悬挂于大支架上，照亮与此形成反差的一片黑暗茂盛的森林)；还有僵尸形象的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毁灭”的独白被用于其作品《沃特威尔茨-霍》(2011年)的画外音。

程然还擅长用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处理引用的文本并进行视觉转换，这一点可由他对蒙古乌兰巴托附近“Hollywood”标志的重新塑造得到证明(《冻土幽灵》，2010年)。而这种方式与艺术家对司空见惯之物的执迷分不开，比如巴黎地铁中碰巧听到的一首歌(《物各有时》，2011年)，和一只窗外飞进的蝴蝶(《圣马怒斯蝴蝶》，2010年)都可能激发他创作的灵感。这位赋有天分且多产的艺术家的，凭借着大量的研究和灵敏的直觉，不断探索新图像的创作方式。

三屏录像装置《热血、温血、冷血》(2011年)是程然此次在麦勒画廊北京部个展的主要作品，他用马的禀性投射我们对于窥见神秘之物的渴望。虽然马赋予了艺术家丰富的视觉词汇，然而动物本身并非艺术家的关注所在。程然所关注的是“禀性”这一概念所引发出的相关问题。“禀性”描述的是对于某种性情的感知，看不到摸不着，也无法量化。它与不同的物种有关，艺术家用了三种范畴对之定义，以此作为展览的题目。“这些不同的性情无法通过马的体温或者血温进行衡量，”艺术家在创作之初的一份文字描述中写道，“它们安然不动，不可捉摸，肉眼也看不到，但我们仍然能以某种方式感受到热与冷的区别。”¹

热血的马尤其让人联想到毛皮光泽发亮的阿拉伯骏马，在人们的想象中，它勇敢而有灵性，但在作品的“热血”部分却被刻画得温顺驯良。作品里金色马的形象令人联想起费尔干纳品种，现今早已绝迹，只有在唐朝陶瓷中还能发现它的身影。这些马的形象与音乐表演的声音交错在一起：一个男子头绑马的头颅裂骨，有节奏地敲击着低音提琴。演奏者演奏的歌曲和穿戴不象征了那种驱赶着马的蓬勃而未知的力量，也许艺术家在尝试呈现那决定着马儿性情的不可见的内在节奏(有意思的是，如果说这里呈现的是马的内在世界，程然却选择了强调听觉维度)。在“温血”部分，一只鹰出现在干草遍地的马厩中，鹰的无拘无束与马的步步受制形成反差，而一个穿着骑马服的人则正在鞍装勒马。“冷血”部分最具戏剧性，四匹马沿着宽阔河流的浅水区隆重地奔驰而来，骑马者身穿一模一样的浅色马裤、深色上衣、马靴，以及头盔。虽然“冷血”这个词通常会用在那些身材庞大、鸣鸣自得的高头大马身上，而这个录像中的马看起来更适合盛装舞步或者沙场交锋。与人们的预期相悖，通常冷酷迅猛的马儿极易慌乱，最终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三个录像都流露出一种冷漠的控制感，用跟拍、全景、广角以及细节构图等方式调动和塑造电影的姿态。总体来看，作品塑造了迷人的细节，揭示出马的禀性是多变而不可知的，无论我们怎么对其进行分类。

从提问方式和选择的主题来看，程然的录像装置深深植根于影像的历史。一百多年前，有人就用马和镜头作为工具探讨视觉的局限性，实验的结果将人类带进了“电影”的殿堂。他就是爱德华德·麦布里奇，他的一组完成于1872年的高速摄影作品呈现了一匹名为“Occident”的快马飞奔的图像，展现了镜头的机械眼如何揭示人类视觉无法探知的真实。麦布里奇照片呈现的奔跑中马匹的剪影在程然这部作品的“冷血”部分得到呼应，这组照片还曾帮助委任麦布里奇拍摄的铁路家族后裔李兰·斯坦福赢得赌注，赌的是马奔跑时四腿是否会同时离地(事实证明马的四腿会在奔跑中同时离地，不可思议地载着马沉重的身躯向前滑行)。有了斯坦福的赞助，麦布里奇研制了新的拍摄设备。他期待图像动起来的强烈愿望——任由其意愿停止和启动时间，在这一过程中揭示时间的奥秘——最终引导他发明了非凡的放映机的前身。麦布里奇飞奔的快马最终飞了起来，步伐飘逸直如空降一般。依据1883年伦敦皇家协会的描述，《摄影新闻》作出了如下的报道：“在麦布里奇先生用马的不同步态带给观众离奇而(似乎)不可能的视觉体验后，他继而天才般地将这些图像串联起来在屏幕上展示，这些照片飞驰得如此之快，观众们眼前真的出现了或疾奔或小跑的马儿。摄影果真打开了一个奇观妙景的新世界，这并不缺乏惊喜，因为摄影本身就是真理。”²

观众感到惊奇，但并不是所有观众都为之兴奋。正如程然的录像所展示的一样，麦布里奇的马是将观众引向了比感官更为可靠的东西，还是一片假象的幻景，这些都是值得争论的问题。这幻景受最近的技术魔力之惠，正肆意地铺张出颤动的幻觉阴影。“艺术家是诚实的，撒谎的是摄影自己，因为在现实中时间不会停止。”雕塑家罗丹如此写道。ⁱⁱⁱ但谎言揭示的东西不正是它所掩饰的真相吗？

我们所见与所寻求的东西的断裂被《热血、温血、冷血》以另一种方式再次突出。“冷血”部分达到高潮时，马背上的骑士们驱马列队走在一片银色的河滨上，但这幅迷人的图像继而让位于一系列的叠化画面，我们看到骑马者跌落在地，与马匹纠缠在一起。色彩渐渐淡去，这个暴力场景通过数字处理不断被放慢并重复着，这样的累积和放大加强了令人不安的张力。

程然作品中出现的这些图像可以追溯到达·芬奇创作的一幅已经遗失的名作——壁画《安吉里之战》。达·芬奇1505年起开始在佛罗伦萨的五百人大厅创作这幅作品，程然正是从中得到了灵感。鲁本斯后来根据这幅画的复制品创作了另一幅油画，让达·芬奇创造的形象保存于世；在达·芬奇那些仍然保存的有关大型战争场景的初稿中也可以发现这些形象：四匹马后腿站起，以令人恐惧的优雅蹂踏着、冲撞着，背上的战士挥舞刀剑，在剧烈起伏的颠簸中砍向敌人。

这幅画于十六世纪中叶神秘地消失于人们视野中，这引发了无数人竭力地找寻。最近的报道显示，这幅画可能就藏于瓦萨里在佛罗伦萨维琪奥王宫创作的一幅壁画后面。1563年，瓦萨里受到委托，在达·芬奇这幅画所在的同一地点再次创作一幅壁画，在他开始创作自己的壁画之前，他在达·芬奇的原作前建了一道隔墙。^{iv}这幅壁画现在正如同一个庞大而绘制精巧的面具，阻止我们看到它遮蔽的未知，那副“真实”面孔。尽管如此，人们仍然面临着一个难题：如何在毁坏瓦萨里作品的前提下找到《安吉里之战》？这种要看到表象之外的事物的好奇心何时将变得具有破坏力？

除了录像装置作品，此次在麦勒画廊展出的还有四幅艺术家精心挑选的微喷作品（图像来源于录像作品）。这些作品将《热血、温血、冷血》中的运动转化成一系列静止的瞬间，观众得以认真的观察和体悟。麦布里奇呈现的在空中奔跑的马儿的图像揭示出迄今为止都仍待探讨的有关运动的涵义；同样，程然通过从他的录像作品中提取的静止瞬间表达着相似的主题。这些数码作品既凸显了艺术家对构图出于本能的敏锐，又展示了镶嵌在录像作品中运动的图像相互作用的诗意细节——在“热血”部分，艺术家突出了马儿鼓胀、忧愁的眼睛；在“冷血”部分，我们得以看到马儿狂踢时的动感剪影及四溅的水花。观众细细审视图像的过程仿佛是在找寻线索。这些静止的美并非一下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是推动着我们循序渐进地进入艺术家的世界。

瓦萨里在壁画的表面写下了一条短小的信息：“找吧，你总会找到的（cerce trova）。”这一措辞恰好可以用在程然的展览上：发现图像作为表象既揭示又掩饰的本体状态，发现看不到的事物所蕴藏的诱惑和危险——程然用碎片般的规则塑造了这种发现形式，令人惊讶的范式转换和出乎意料的对称阐明了它的形成。

翻译：苏伟

ⁱ 参见艺术家对于项目的描述，未出版。

ⁱⁱ 引自：Rebecca Solnit, “Eadweard Muybridge: Feet off the Ground,” *The Guardian*, September 3, 2010 (<http://www.guardian.co.uk/artanddesign/2010/sep/04/eadweard-muybridge-exhibition-rebecca-solnit>), last accessed on October 8, 2011.

ⁱⁱⁱ 引自：in Randy Alfred, “This Day in Tech - June 15, 1878: Muybridge Horses Around With Motion Pictures,” *Wired*, June 15, 2009 (http://www.wired.com/thisdayintech/2009/06/dayintech_0615/), last accessed on October 8, 2011.

^{iv} 参见：Rachel Donaldo, “Looking for Leonardo, With Camera in Hand,” *New York Times*, August 26,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08/27/arts/design/leonardo-mural-in-florence-may-be-revealed.html?pagewanted=2&ref=arts>, last accessed on October 8, 2011.